

《時態式的社會運動思考》

(標題為編輯所加)

回應人：余振雄

我想先說一下這篇文章為什麼會出現。我是從運動裡開始思考，特別是反高鐵以後，我的感受是一個由零三年的七一的運動形式到達了一個高峰，以後便直接掉落到一個低點。甚至我們越來越困難地解釋每次運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形態。人們為什麼會走出來？而走出來的人又是怎樣的？特別是反國教的時候會碰到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那十二萬人的數字到底說明了什麼？然後，從反國教開始，又多了很多其他的不同行動，例如耕田，或平等分享機會等。而我感到很困擾的是，這些行動如果真的是覺醒的話，那覺醒之前的是什麼。如果現在已覺醒，那未來豈不是不用覺醒了？當我們說「覺醒」的時候，是在說它的量還是質？這有了幾個問題，我們便來進入這篇文章。

我嘗試尋找一些理論以及觀察這個「覺醒」過程，我覺得這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得更清楚。七一十周年我們談及有關本土的問題，而我所想要提出的，是一個關於時間的問題。近年不論是社運或是其他方面，我們會談很多空間，例如，空間的戰爭，特別是在談中港融合時。我不會完全否定這些空間鬥爭中所產生的意義和價值，但我們好像少了一個時間上的渠道來思考這些東西。而對空間上的鬥爭，我們也背負着一種不斷覺醒的困惑。不斷覺醒，不斷焦慮；不斷覺醒，不斷抑鬱。而這種精神狀態的背後，會不會是我們希望一刀了斷，或者是希望能

找到一個 **political project**, 即是我們能夠提出來一個問題, 然後解決, 例如佔中。但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是等不及的, 或是會感覺不耐煩, 覺得應該有一個結論總結出來, 便是剛才蕭裕均所提及的線性的歷史。

我嘗試提出另一種時間的想像, 便是一種阿甘本的時間想像。這種時間想像是完全與這個 **political project** 無關的。基本上, 人們是不會思想這種東西, 所以便是 **means without ends**. 即是指對未來的想像, 並非是一種對明日世界終結時的一種想像, 而是一種我們正在面對的一種發展主義的傾向或軌跡, 然後開展另一套新的時間觀念出來。即是他(阿甘本)嘗試回歸一個對時間的想像, 而那種想像是一種 **potential**, 並非一種很快的, 我們所想像的線性發展的那一種想像。

阿甘本曾提及一種說法, 引用一個語言學家。他說, 時間是什麼? 時間便是一個意識、一種感受。即是我們有一個 **sense of time** 這樣的一個東西, 但一路發展下來時, 本來是需要空間這個 **concept** 把它表徵下來。而這裡所說的是一個時間線, 一點一線。從這種表象到這種感受, 阿甘本嘗試提出: 這是不充足的。雖然它是很美, 由一點到另一點, 發展主義便是這樣的想法, 由一點到另一點, 做得不好時也不要緊。我想要提出的是, 這種線性是有問題的, 阿甘本想要把這個問題變得複雜起來, 就是把一個 **two dimension** 變為一種 **three dimension** 的東西, 三維的東西。而這個三維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兩極, 即是一種 **bi- polar** 的想法, 而不是一種兩極化, 如現時所說的中港矛盾。如南極、北極一樣, 它們之間產生一個磁場,

是一個物理學的理论。在這個理论裡，便有一種新的對運動、對個體的想法。阿甘本嘗試說運動，運動是什麼？是 **movement**, **movement** 其實是一個人民的 **apolitical** 的一些活動。而阿甘本想說，我們需要回到一個 **potential** 的脈絡中，簡單來說，在這些定義以前，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這種狀態並非是一種一跳便會作為一個敵對的狀態 一種二元對立的狀態。阿甘本亦在這樣的一個思辯的過程中，嘗試提出一個例外狀態。

什麼是例外狀態？這個有一些學者如羅永生教授在早前有一篇較短的評論裏曾經引用過。阿甘本所提出的例外狀態，其實在 **Carl Schmitt** 與 **Walter Benjamin** 的討論裡就出現了。其中一個論點是 當把所有的例外狀態變成 **rules** 的時候 即是其可運作並成為一種常態的時候。而當我把這種狀態放於香港零三年七一以後，即是中共隨時能夠插手香港的事情，並能夠說出中央的立場。而這個 我認為是一個例外，而這種例外狀態一直圍繞著我們每一個香港人。所以我們現在便會想，中國大陸是什麼樣的，大陸是想怎樣等等，這種威脅成為我們今天的一些矛盾。

我們回到因果關係的因上。對一種關係的重新思考，我認為是頗為有用的方法。我認為我的文章並不是真的想要提供一個 **political project**，相反，在一個思辯的過程中，我認為當中有些地方可能是技術上的，我們可以重新再作一個微調，然後再思考一些本港的問題。